南山集

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論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詆彌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詆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

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廻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攝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既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間關道路從之問禮且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謗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爲老氏之說者

之過也莊周列禦冦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爲洸洋自恣以適已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慘覈少恩假託老子以自重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爲聖道害也往往剏立名字分別宗門顯與孔子爲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爲周守藏室之史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自關令尹强之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

爲文字留八閒以逞其說而蘄天下之從已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爲之意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後之爲老子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夫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嘗相絀也則學者過也嗚呼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爲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祈賽請又依倣浮屠

氏之書作爲詭俚無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則老子之寃亘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而其興已久矣巫見佛之盛也顧已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抗此豈老子之罪乎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其說惝恍荒忽而嘗見於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其術者屛黜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眞怪迂矣嗚呼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在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悔於

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噫此後世之老子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

老子論下

或曰子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採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可嘘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嘆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吾不知孔子當日會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可嘘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旨不過謂

恃法則法亡爭功則功去不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勝剛其於禍福之相倚盈謙之相越天道人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其有謬戾聖人者出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也所謂仁義者煦煦之仁孑孑之義也彼見世之溷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爲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訓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

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固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子所言皆行己治人涉歷世故之道初非歸於頹墮混淪不可致詰者而世又有樸遬迂謹頑鈍淑㒟之徒託之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之謂法者孔子孔子之道亘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

老氏別白者何耶曰所以尊孔子者也自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並立而為三者也夫老子非孔子匹也周衰之時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為聖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為異端而謂有善於孔子皆非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為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於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

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不者於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於威強而不敢動陳勝吳廣起於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烏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於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衄

當此之時項籍以叱咤喑啞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項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為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以不聽以羽之雄而不知為此者非不知為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

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纂於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習未斬於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亦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詛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

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齊燕三晉之不心服也況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秦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於戰攻周且隸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周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將有人焉崛起

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於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家居好奇計數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范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於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

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足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籍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

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於勢而熟於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恤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

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
明者烏能視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
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
灌夫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嘆兩
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
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
君子一切與已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蹤跡
而嫌隙不開謦欬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

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廻思㩜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方握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豔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隙者何也既有隙矣而又强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

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況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既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於不忍决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

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債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蜂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勑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於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也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强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籠屋而食剿

立名字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制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响响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强劉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淼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即龔遂當日不死於賊亦已轘於都市矣蓋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識戰鬬之事一旦疆埸有警身履戎行恐戰

不能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辦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宽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困廹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於闒茸無能之書生内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要其君相卒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於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横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以恩信結之

痼其惡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二解散而前之罪置之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釣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僞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巖洞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勝則乘機四出刼掠不出一百里二

百里之地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任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鈎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程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烏獸蟲蟻之相聚散可也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

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為賊用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覬其虛實恣其求索安居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即真降者不可遽絕以棄其自新之路令得效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為豪傑大盜之資以為癰疥之憂而區

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强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於文武大吏以爲甕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隣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微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浓也嗚呼後有賢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

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羣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史論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

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眾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獄猶或有眩於辭牽於眾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

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迹發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之太過或隱諱而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煩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狥其好惡逞其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别嗚呼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卽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參互證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矯也亦不可狥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

既論其人之世又詳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爲局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遊談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尋繹之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

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馬班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顚倒採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尚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

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偏僻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撩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人而可以爲法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巳得其宜左右之巳審其勢堂廡之巳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某石可礎也

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閒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尪尫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九人十人之聚而鴐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

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之才不足爲難而

予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專家之學　天下之才也如曾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

平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于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皇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

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耳而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夲史紀事前後相繼亦不出自一人之手也晉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

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
何於其紀載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
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
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
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
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
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
其所不及如褚少孫之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
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蒼
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

則是左氏者鑿空妄譔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譔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挑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子同時卽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

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纘編輯而成故自隱但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己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即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紀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可知而固難以懸斷者也子曰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亦之爲言彼此相效而前後不殊
之辭此必丘明之生在夫子之前而夫子云云乃
竊比老彭之義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而且以
爲受經於孔子豈其然哉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而
說者謂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兩傳文體尤爲
懸絕不倫而牽合爲一人所作本司馬遷之臆度
遷又以左丘爲姓名明又因其名明而遂謂其失
明附於孫子臏腳與已之腐刑以致其悲憤之意
而後之人遂稱左氏爲盲左嗚乎秦火而後事之
若明若晦無從考據者豈少也哉而穿鑿附會賢

者有所不免後之學者亦惟考其世視其文章之體製而可以辨之矣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卿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而爲蕝無有所爲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孔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爲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爲張皇而怪言之以使

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形體狀貌爲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爲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塑像其面則鬚髯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髭也凡眉目口耳皆爲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夭而爲白皙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微赭其面爲糾糾武猛之形及觀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能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况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

名世嘗舉程子之意而推廣其說曰人之子孫圖
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顴頰口耳髮膚之無一
不似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
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發其享若有幾微
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
巫史祝之則其祀之者爲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
者正不知爲誰氏之祖父也況以聖人爲萬世之
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
詔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
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昌平曲阜猶像設如故時

嘉靖中乃撤去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廟其像至今尚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尚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爲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爲撤去而無疑者也嗚呼自孔子設像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啟之故夫像設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釐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禎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所載自四配十哲而外東廡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

胡居仁西廡則爲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絜叔仲會公西輿如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按東廡自穀梁赤而下西廡自左丘明而下或以傳經或以道學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

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孝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則左丘明之主當易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皇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璁與歐陽氏之濮議相合於是璁建議以謂修所著本

論實能翊衛聖道遂得與於從祀此舉非出於萬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

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原者也陸九淵之從事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未可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名世以為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哉罵朱子者前有韓侂胄後有王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也今以孔

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焉入者闌入其中罵其同列儳其堂上而謂同列之人安乎堂上之人安乎即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復覬其旁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惑誤後世亦未聞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得援王氏祀於其鄉之例是則孔廟從祀之中陸九淵王守仁所當黜

者也他如胡居仁陳獻章其學不能有醇而無疵或以爲其過尙小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思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未爲不可也左丘明箸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聖道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按敏政之言與羅懨之所云孔廟之從祀當以道學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醕或立身行已見論於史册若以道學論則均之無當於從祀也敏政

又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答者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今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

其爲禍傷義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敏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端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疵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

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端臨之論實爲歛政等所祖而名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掇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當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註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參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

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祀亦有所不安也或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衆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爲功於經傳者斟酌詳定亦得以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於義例亦或有未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

也故開元中定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焉揆厥所由則東廡之移祀昔祀者凡有九人而西廡之移祀昔祀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商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缺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删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易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

其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此亦祀典之當爲釐定者也名世末學寡識據亦闕而參以已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閒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日治器具利銚鎛負耒耜荷蓑笠呼儕耦以耔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閒雖勤苦踰時而吾一

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於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豳風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

無與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細人之行也歟然則
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
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
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華之對而抱膝南陽
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
之旨而字余曰田有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偶者蓋少焉自漢以還
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焉耳豈非其習使
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

有類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於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皆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汚賤簡極矣其所處也

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無所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而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而不得焉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欒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欒身或呼之曰褐夫

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
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為藥身之說余
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
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
書之所紀載其類不一而其為說甚具余所嘗備
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荒宛轉愁痛者
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廢無用於是徒採藥
山間命之以其業則如此為宜或曰悲夫甚矣子
之志也雖然抑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方今學者之病沉痼已久而不可治術有泰

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霍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託於此乎戴子曰否否因備錄其說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秔稻之豐美雲烟泉石之幽深亭池草木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在阨窮不克遂意濅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於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泰淮之上而城之西北

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多種樹爲生余欲買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緣之以垣而搆草屋八九間於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日賞且吟於樹下及其實之成也計一株可得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匭中竅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需盡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菑翳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秋之祈報一如農家蜡效

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附庸屬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託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傍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之貢入於太學同學諸生多見知公卿得意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況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

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逾壯不能養其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於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貲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徒以其迂拙之身涴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贊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山堂故徐尚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志其可悲也因歸而記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之

命說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値之支干推而算之以决其生死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巳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巳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或貴或貧或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巳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

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已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偶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旻

以支干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左生生字說

余友左氏子其恂恂君子也好古道經學一日更其字曰生生而以告余曰人之血氣材質强弱大小皆自其生而已定者惟君子不謂爲生而變化擬議以期無負於天之生生之意余窮於世二十餘年矣回首兒時迄今茲其可悔者亦多矣念前此不足以終吾世吾將以掃除更張盡變其所爲而擇以今年某月日爲吾始生之辰其若復孩而

壯而老以無蹈曩者之弊如再世然故以爲吾学其可乎戴子曰易之理微矣聖人之繫易也曰生生之謂易吾嘗論著之以爲數有所起而數窮則又起數有所極而數變則無極是以新與舊之相乘盈與虛之相代古與今之相閱而消息循環不可端倪得是說也可以知天亦可以寡過矣今生之所悔者不過小有得失無他謬戾而輒以震動恐懼豈不賢乎哉然而生未知余之窮且甚也余之生也與生同歲而余之所遭生百無一二爲端居深念將從何悔耶將從何變耶豈非以在人者

可以自更而在天者終莫可如何也耶生之天固已大勝於吾之天矣其又奚懼焉雖然區區者不足以較也請與生論易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喧喧然者即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雛日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檻上不即下主人戲以手

摵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摵之小鳴大摵之卽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鶵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覽也哉

盲者說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隣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

冥焉而趨不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時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察其語而加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顚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夫世之人

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達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倀倀焉躓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謂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若之一瞬也乃予不自悲而悲

我不自弔而弔我吾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其生無以答問諂余言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瞍賦矇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所愧焉

鄰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乃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黯費吾粉履濶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

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
媒吃吒曰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竦肩梟頸粲
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
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
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挑得適余而棄余處女曰
亦有不類若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
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歎吾試數處女
之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
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
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

自異者處女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艷羨者眞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撿其故貌易傳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履且滿處女户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適

南山集卷一終

邑後學張仲𫢸